



苕和馍的故事

□刘旆

一只票夹，翻书一样缓缓打开，红光一闪闪，检票人员并未细看就点头示意他进去。咧嘴，连连点头，他还习惯地行了一个军礼。

进得景区，杨大河把票夹放进上衣口袋，手掌在口袋里抚胸股压压，口中念念有词。多谢多谢，没看清楚票夹中的退役军人优待证，就让他进了虎丘风景区，那自然是相信他不会冒充。怎么会冒充呢？打死他都不会干这种事儿的。

在外人看来，这杨大河有点篮球场上常见的大个子球员那样，动作缓慢。其实，学生时代他的个子就大，动作虽然不是特别快捷，总不至于迟缓。篮球场上看不到他的身影，如果谁的篮球脱手，又蹦出了球场外的石头围墙，滚到校外高塘下的田里，总是他到塘下水稻秧棵间捡球。捡起球往上扔，高度不够，蹦蹦撞一下又落到田里，激起小片水花。他只得从秧田中拔出陷入泥中的腿，一步一步再去捡球，就着秧间水，洗洗球上的泥，托在手里上田岸。一双满是烂泥的脚，一只干净的篮球。顺坡上塘，还没进校门，就把篮球扔进石头围墙，骂一句：球不住篮筐投，往田里投！臭水平！再滚下塘，自己下田捡去！

但球再一次落地，大家看到的仍然是他去捡球。当然，又要咕咕噜噜骂几句。

杨大河那时不叫现在的名字，那时的名字是大人取的小名“大货”，读书报名时顺便加一顶姓氏帽子，成了“杨大货”。杨大货是劳动委员，负责教室打扫和轮流打扫厕所的工作。这个职务不像学习委员、文艺委员和体育委员那样抢手。杨大货不嫌弃，大小总算个官。杨大货功课的确比较差，连体育成绩都不太好，但诚实，对劳动委员的工作认真负责，对同学统统好。除了个别天性喜欢恶作剧的人外，也不见谁看不起他。

杨大委员对每天布置打扫教室的任务，绝不含糊。轮流值日，谁想漏网都不行。必须先把凳子四脚朝天放到桌子上，洒水，再扫。扫完后放好凳子，抹去桌上的灰，才算完。他呢，弯腰看墙角落、课桌底下，仔细检查。不干净的，自己拿了扫帚干。

扫厕所是各班轮流值日。轮到了，也按他提前排定的表，该谁扫谁扫去。

过去小学阶段只要读五年，我的五年时光都在城郊接合部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读书。上世纪末被撤并，母校所在地，如今已经被一排排钢筋水泥森林代替，我只能依稀记得大体位置。

那时压根儿没有择校的说法，小孩一般在离家最近的学校读书，家长也从不接送，大家都是呼朋唤友的，一路打闹着去上学，好像也没听说过谁家小孩跑丢走失。

我的三年级班主任是位慈祥的老太太，讲课循循善诱，不紧不慢，但自带威严。她对学生很好，不管是成绩好的，还是成绩差的，也无论是家里条件好的，还是家境一般的，都经常嘘寒问暖，就像大家长一样，同学们都很喜欢她。

一天，她因身体不好没来学校，下午放学后，我和几位同学凑了几毛钱，买了一袋苹果去看望她。老师有气无力地斜躺在沙发上，看到我们进屋，喜出望外，眉头立即舒展开来，坐直身子，微笑着招呼我们赶紧坐下。谁知道，一看到我们带来的苹果，她马上变脸了，声音不高，但非常严肃：“你们来看老师，我很高兴，病已经好了一大半，但你们还都是学生，不能随意花家里的钱瞎买东西！”她问清价格后，立即吩咐儿子拿出零钞，一五一十地把钱分别交到我们手上。我们一个个涨红了脸，像做错了事，不敢多说话。然后老师问起班上的事儿，聊起各自家里的情况，特别叮嘱我们功课完成后，一定要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减轻父母的负担。

学校师资的确有一定欠缺，老师基本都是“复合型”人才，一位老师往往教好几门课。在老太太任班主任的那个

他仍然监督，并帮忙。

有同学说：“行了大货，差不多就行了。扫得再干净，还不是会脏的，还不是天天要重扫的？”

杨大委员顶过去：“你昨天吃了苕，今天就不吃苕了？”

又有同学说：“大货啊，我在家从来都不扫地的。”

杨大委员问：“那你是工人儿？你与我一样，每天吃苕，牛什么牛？”完了加重语气，“给我好好扫干净点！”

这话说得有点让外人摸不着头脑，但他们自己都听得懂。站在校门口望出去，这一带是丘陵，小山此起彼伏，水稻田不太多，挤在小山与小山间，收割脱粒下来都上缴了公粮，农户自己一点大米只能留着过年。山地产苕，平时一日三餐，都吃苕。焖熟剥皮直接吃，叫“吃活苕”。晒干的苕丝煮起来吃，叫“吃干苕”。只有附近厂矿子弟，他们早上来上学时，能带着大白馍，吸引得周围同学眼睛放光，小喉结上下滚动，咽口水。工人的儿子们，在这里就是上等公民。

杨大货与他的乡村同学们，对苕可是既感激又仇视。不吃饿得慌；四季吃多了胃酸烧心不说了，而且腹中气多屁臭。他也常常腹内缭绕气胀，就练成了偷偷排除法，但有时也马失前蹄，让他在文艺委员洪红面前抬不起头。

洪红出身工人家庭，也是吃大白馍长大的，白白的脸颊与大白馍有得一比。她唱歌好听得很，有人说，洪红的歌一唱，感觉真的是满满地都是红的，成了红海洋。杨大货呢，他的感觉倒是别样的，他觉得，洪红的歌声让家乡小山小岭上的苕藤都激动了，不是激动得跳舞，而是激动得像一条条小溪流，在地垄上欢快流淌。那苕藤根下的苕，就憋红着脸使劲长。当然，他会马上批评自己的联想，太土气了，对不起歌声，对不起洪红。

放学后，他在督促同学打扫时，有时会站到校门口，目送洪红回家。校门口高高的塘下，是绿油油的一片水稻田，高贵的仙女从田间轻盈走过，像一滴晶莹的水珠在荷叶上滚动。但很快，她身后不远处，必定会跟随一个或两个男生，也不敢走太近，不消细看，一定也是吃馍的工人儿。杨大货看了咧嘴想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瞎忙！白忙！

回到教室，他拿起一把扫帚，在没有

学期，我们换了四次语文老师。估计是在试讲，我们不幸都成了试验品，当时，根本没意识到哪里不对。除了班主任相对固定，临时更换老师是家常便饭，刚刚适应又换了，学生回去几乎没什么作业，也不会聊起老师，所以估计家长也不知道自家小孩一直在体验不同的教学风格，而且老师讲课无一例外都是当地方言。

我们早已习惯老师用方言授课，如果老师为了显示水平，硬要用夹生的普通话授课，我们反而听得云里雾里，老师讲得很累，学生听得更累。但凡学生读课文，也都是溜一溜的家乡话，如果有学生“冒天下之大不韪”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朗读，会引得全班哄堂大笑。说实话，小学阶段没有经过正规的普通话训练，等到上初中时，我几乎不会讲普通话。真正开始讲普通话，还是在外地读大学期间，当然由于底子薄、基础差，家乡口音很重，表达也极不流畅，经常词不达意，每每与同学交流总是很自卑。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境遇还只是小巫见大巫。我跟大学舍友聊起这个话题，他初中读的是“帽子班”，就是小学里设的初中班。“帽子班”存在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的基层农村，因为初中生源太多，师资不足、财政困难，没有足够的资源新建更多的中学，这种教学形式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缓解了学生读书难的困境。后来，随着教育条件的改善，“帽子班”逐渐消失，同学当时的初中数学老师没过几年回去教小学三年级了，相比之下，我是幸运的。

不过，我们这些经历都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用现在的话来说，我们是输

灰尘的讲台上使劲扫，扫一下发一声狠：吃馍的工人儿！再扫一下再发一声狠：吃馍的工人儿！课桌间扫地的同学抬头望着他，也不完全听得懂他的话了。

轮到洪红扫地，杨大货总是大包大揽地帮她扫。她笑矣，也不拒绝。在要替她扫厕所时，她拒绝了。

杨大货说：“厕所怎么能让女生扫呢？”

洪红说：“别的女生不是也扫吗？”

杨大货说：“这不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没法比，没有什么道理，反正你是不一样的女生啊。”

洪红想一想，噗嗤一笑，说：“那好吧，如果你能同意我帮你改名字，就让你代我扫厕所。”

天底下有这等好事？杨大货连连点头。在他们这里，“货”与“河”完全同音，于是洪红的提议，就改一字，平时叫原来的名字，落在纸上，境界大为改变，“杨大货”就成了“杨大河”。

文艺委员帮劳动委员改名字，被改者开心得不得了，当时就觉得有哗啦啦的河水涌进了胸膛。杨大河杨大河，这名字太好了，这样一来，自己就不再是烂泥里的泥鳅，而是清清河水中的一条快活鱼儿！劳动委员隐约感觉吧嗒一声，自己从里到外都变了个样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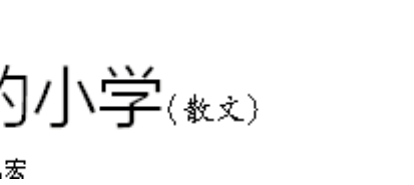
文艺委员也得意得很，满脸红光，似乎蓄谋已久的计划得以实现。眼珠一转，撒娇耍赖起来，名字取好了仍然不要人顶替扫厕所。说是取了这么好的名字，顶替扫厕所太便宜了，起码，得送十个大大的苕来答谢！

杨大河哈哈笑，吹灰之力！只要文艺委员开口，别说十个苕，班上同学会挑起箩筐排队送。苕有啥吃头？哪比得上你们香喷喷的白馍？但人家现在看重的就是苕。要十个，大的。

行行行，明天一早带到学校来。十个大苕如期兑现。

杨大河的名字正式上了报名册的那天，放学后，他挑了箩筐苕直奔洪红家，让她的左右隔壁五六家，都吃到了又粉又甜又香的苕。苕这个东西，天天吃的确受不了；难得吃一两顿，相当不错。焖熟的苕，红红的皮裂开，轻轻一剥，就脱下了外衣，剩下的就是疙瘩肉隆起的壮实苕娃子。这苕，怎么看怎么像乡下人，从里到外都像。

自然，洪红也将自家的白馒头，包了



在起跑线上，所以有时候我颇能理解当今社会的择校热，以及少数家长为班级师资配备去找校长理论等等。

那时家长上班忙，家里小孩多，根本顾不上小孩的学习，家长信奉“棒打出孝子”，老师出高徒”，一般都会拜托老师严格要求，该骂就骂，该打就打！实际上是把这根沉甸甸的棒交给了学校。老师倒也非常尊重家长的意见，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总体比较严厉。偶尔对一些气不过的学生也会严厉批评、扔粉笔头、体罚等等。

五年级的数学老师是从农村中学借调过来的，他很敬业、很负责，但脾气暴躁，燃点极低，学生不认真听讲并且交头接耳的，他会立即停下板书，猛回头把粉笔精准扔向传来杂音的座位。有时候，他会直接冲到学生课桌旁，冷不防来一个抽打乒乓球的姿势，“提球、拉球、扣球”一气呵成，学生往往被吓得目瞪口呆，好长时间缓不过神来。后来，同学们都戏谑地称他为“小提拉”，被吓过的同学课间还互相揶揄调侃打趣一番，很快也就忘记了疼痛和尴尬。其实，老师也是恨铁不成钢。

有位任课老师的侄子也在我们班，特别调皮、不爱读书。有一次，他好像忘了带课本，虽是亲戚，老师也毫不留情地批评，好像有适当的肢体接触，谁知这个同学一连几天没来上课。那天老师面带忧伤地趴在讲台上，然后位不成声地哭诉，意思是她对所有的学生一视同仁，同样严格要求，从不厚此薄彼，谁知小朋友的爷爷找校长告状，老师感到满肚子委屈。我们也沉闷地低着头，表示同情和为老师不平，同时特别敬佩老

一大包袱带到学校，交给杨大河。脸颊红红的说，是父母和左邻右舍送的。

杨大河更是满面红扑扑，像一只初长红鸡冠的小公鸡。

傻乎乎的小伙伴们，也都能嘬摸点苗头了，吃苕的劳动委员与吃白馍的文艺委员，似乎有点那个意思了。据说学校里还迅速闹起点风波，有几个厂矿出身的男生，骂骂咧咧，要收拾杨大河。这样一来，就用不着杨大河出面了，学校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同学，都是农村孩子，谁怕谁？打篮球中锋的同学，也就是班上的体育委员，他领几个同学在校门口拦住几个总爱尾随洪红的工人儿，让他们看清楚他手掌中平托之物，半个冷硬的白馍。随着他五指并拢一捏，馍就捏碎，成渣成粉，从他的指缝间纷纷坠地。使劲一甩，手中残留的渣渣面粉飘落校门口的高塘下。问，懂不懂啥意思？

几个衣着明显华贵者脸色由红变白，鸡啄米般点头。

真正促成杨家和洪家双方家长见面的，那还是杨大河穿上军装的这一天。草绿的军装，虽然还没有领章帽徽，但胸戴大红花，映衬得容光焕发，让咧着嘴憨厚傻笑的杨大河帅气十足。

这事儿轰动了全村，全村人来围观，来祝福。公鸡母鸡咯哒咯哒惊喜不已。爱叫的狗们，都不再多嘴多舌，只是一个劲地摇着尾巴。如果再细细找感觉，估计有人会感觉门口田畈的水稻和山地的苕藤也会有不同往常的表现。

杨大河此刻没有心思注意这些，他在与人拆谜语般探讨一个问题呢。文艺委员向劳动委员发问：知道本校最帅的男生是从哪里来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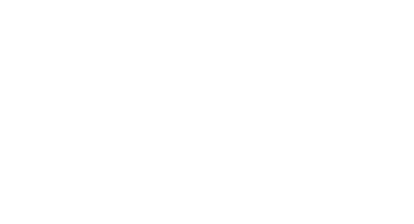
杨大河咧嘴搔后脑勺，听懂这句话已经费了些小心思，还要答案，那实在让他为难。

洪红笑着自问：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自答：当然不是。

再自问：是从地上冒出来的吗？再自答：当然也不是。

洪红意味深长地带着学问慢慢问：那么，岂不是大河的河水冲得来的呢？还是自问自答：这个，这个，这个可是有点可能性的啊！

杨大河似懂非懂，若有所思，又若无所思，眼波中泛滥起了河水……（上）



在南方，寒风并不能完全带走一棵树的水分，这是它的河流，一生的乡愁。我不阻止自己也成为一棵具有地域性的树绿，是家乡的颜色。鸟啼仍然生活在其中。遇见冬天时，我愿意相信一棵树会继续萌发善良的新芽。任何一个关节，都可以造一座音乐之巢。

寂静。无声。

一棵树怀揣日月的律令，已爬上通往春的地铁。父亲曾说过：永远不要在冬天砍伐一棵树，因为你不知道，它会给你怎样的惊喜。

透过那些遒劲的枝干，我似乎看见，那些隐藏在逆境中的变身术。

其实，我也有和你相似的一生，那些所遭受的心灵砍伐，让我和你这些树一样，要把整个生命的葱茏，都掘进脚下的泥土里。这算是韬光养晦吗？我只知道，这种隐忍的背后，一定有一双手扒开雪的缝隙，我度过了充实且收获满满的小学时光。

脑海永永远定格这样的场景，渴望的眼神从未改变，而这样的幸运从未到来，当然大队辅导员的许诺从未兑现。那时候能够拍照是非常奢侈的事情，每次经过小城照相馆前，我看着橱窗里摆放着的大头照、美女照，总是流连忘返，在队旗下拍照的愿望在我小学五年里从未实现。不过有了期待和梦想，人总是会特别努力，望梅亦能止渴，就这样，我度过了充实且收获满满的小学时光。



冬天的树(同题诗)

□任晓颖

在时光的罗盘中，打探流水的消息

它站在小区的一角，对着天空，裸露着所有的枝丫，它们高耸……

直接，简洁，明了，阳光斜照着主谓结构的它们，给其中一些，添加了一些修辞。

□蔡赞生

从你指缝中看到了雪，我更愿意把轻云淡雾，戴于头顶。香雪谷蜿蜒的山道，芬芳，当作修辞藏进古典游客的

□倪宝元

我相信，这些冬天里的树，并没有安心睡去，他们只是用沉默，来诠释，自己的态度。走在寂寥的乡道上，我的目光，在那些伸向天空的枝丫间攀爬，我看见他们托举的，是一片无尽的苍茫和辽阔。多年以后，当身上的枝枝蔓蔓，被彻底卸下，我会不会像它们一样，努力把自己站成，另一座高山。

□刘为红

卸下浓妆，一棵开花的树，一棵结苦果的树，没有歧义。它们内心的陡峭，纤毫毕现。嶙峋在空中，摇动寒风，冻雨在怀抱，咋咋作响。你甚至听到一个人末路的无助，但你深信，有些考验，必不可少。就像你抬头看见一个接一个高悬的鸟窝，在它们赤裸的胸膛，有枝可栖。

□徐明友

再也听不见，蝉声的陡峭，几片树叶，落下，天空就直立起来。无遮无拦的天空，应该是我，身体的一部分，那天，我骑自行车路过，你虚空的手，有我年轻时，一再提及的辽远。再不会有人，以坚硬的笔画，刻出你的名字了。当我以微笑，问候故乡和亲友时，那个手持利斧之人，正奔赴一场大雪。

□孙松铭

你关注春天的树顶出的每一片新绿，你会凑过去听一听它抽芽的声音，这时你身体里也会长出叶子来，就好像它每一秒都会有新的诗句吟出，当你经过冬天的树，你并未打算，去亲近它——一个被反复涂改过的，简写体时间版本。你和树之间，有一种距离，叫枯。枯也是气场，你没有看到它嶙峋的枝条是用闪电做的，风最熟悉它们：它抱紧冬天单调的枯，枝头却已伸入多彩的梦，它站在那里但已奔赴春天——其实，你经过了它就经过了春天的来处，这人世间，没有谁能跳出季节的轮回。

□谷玲玲

像旧宣上的一缕墨色，它依然站在村前的高坡上，满树的叶子几乎落尽，像满村的人，离开故土迁往新城。

听惯了空屋子的风声，蜘蛛不断织网，树已不怕冷，就像从不怕孤独，万物都是同一个自己。世界就是这样：来了，去了；记得的，忘却的，留下的，都是勇敢者，雪会迟一点来，鸟鸣更自由，新添一圈年轮，是岁月的涟漪。时间里有数不尽的轮回，梦里依稀可见：那陌上新绿，春风吹拂，枝上开出白的、粉的繁花，那个人依然年轻，立在花树下笑。

□郑兴云

它们已走到了季节的拐角，树叶一片片掉落，告别往日的青绿或金黄，露出光秃的躯干，像在这张宽大的纸上，写下的遒劲的汉字，我懂得它们蕴含的深意，听见了它们蜕变的声音，也闻到了幽远的气息，如同我在渐老的岁月里，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物剥离，以坐化的方式，让每个细胞在泥土中涅槃重生。

□包明强

冬天的树，光秃秃，没有树叶的遮挡，它接受了太阳和月亮的窥探，偶尔一只鸟，落在风中，树枝间，像一颗过冬的萌果。冬天的树，赤裸着身子，暴露着寒气的砭骨，不忍心的霜雪，害怕冻坏了它，替它盖上厚厚的棉絮，并用慈悲摁进一个春天的梦。冬天的树，看似冬眠，还是将那么多爱慕的手，伸向天空，在书写一年心得的日子里，把一个站立的思索，留在醒来时的枝柯上。